

# 母親情緒的平和是對孩子最偉大的教育(上)

## 一、正確解讀父母兩個字的意義

父親拿什麼去教育孩子,就是用自己的風度。父親必須在孩子面前表現出來的一種質量,就是風度。在什麼時候表現風度,尤其要在遇到逆境,遇到自己接受不了的人,遇到別人犯錯誤的時候,父親如何表現風度,這是帶給孩子內心的一種力量,也是帶給孩子的一個空間。

再特別說說母親的“母”包含什麼樣的生命意義?這是我們生命角色里面必須解讀的內涵。

### 第一個字是“虛”。

很多媽媽很實在,看孩子的時候一眼能看出來三個問題,而且忍不住很快要指出來,這不是母親的內涵。母親看到自己孩子的優點和缺點的時候都不要動,為什麼不要動,因為它的優點需要母親用良好的情緒去孕育和保護,只有母親看到孩子的優點和缺點都不露聲色的時候,才能賦予孩子內心的成長動力。

有的家長很悶悶,孩子在別人面前都很好,一回到家,一看到自己的媽媽就變了另一個人似的,變得不可理解。為什麼這樣,就是這個“虛”

沒做好,不能夠虛下來的母親,不能夠給孩子的情緒提供一個空間,孩子的情緒就在媽媽的情緒里麵包圍著。

### 第二個字是“弱”。

母親在孩子面前學會示“弱”。強勢媽媽的孩子很難自信,孩子的自信會在你這種狀態里面一點點的削弱。能夠在孩子面前示弱的母親,孩子的內心必然自信而堅強。你們希望自己的孩子自信嗎?學會在孩子面前示弱,示弱才能實現對孩子的托舉,凡是站在孩子心口上說話的家長,實際上是在壓制孩子的成長和發展。



### 第三個字是“柔”。

一個母親真正的力量,一個母親的教育力量,在於面對孩子成長的過程,如何做到這樣一個“柔和”。越柔和的母親,它在孩子面前的指揮能力越強,凡是扯着嗓門整天對孩子嚷,對孩子叫喊的母親,會慢慢失去在孩子中的這種引導能力。

正確理解了作為父母的教育內涵,那麼,我們家長的心態第一放在哪?請千萬不要急着報班、着急找家教、着急找一些方法層面的東西來解決這個問題。家庭教育重在養,而非在教,今天我們特別

解讀一下這兩個字,一個是心,一個是情,無心無意是家庭教育的特點,有情有禮是家庭教育有效實施的必須遵守的原則。教無定法,對待不同家庭的孩子,不同的成長階段需要有不同的方法,但是有一個原則,要有情有禮,情在禮的前面。

現在家庭教育的現狀是什麼呢,有情無禮。愛孩子的時候,愛得沒邊,關心孩子的時候,連孩子的襪子都要家長給他穿,給他洗,說愛孩子時候愛到早晨起床的時候,在旁邊喊,甚至幫孩子穿衣服,這叫愛嗎?這個情已經失去了教育的價值。

另一個現狀是有禮無情,尤其是家長給孩子講道理的時候,沒有感情鋪墊。任何層面的教育,首先是要給被教育者傳達教育者本身的真實的內在情感。感情做足了,做足到我們的孩子渴望到問我們要東西的時候,我們這個時候才把道理點出來。情感交流到一定程度的時候,孩子就會說,媽媽那我該怎麼辦,或者爸爸我該怎麼辦,這個時候一個小道理過去,才有可能實現帶給孩子的一種引導能力。(未完待續)

在我 13 歲那年,一個陽光明媚的下午,爸爸告訴我一句話,這句話至今依然在耳邊迴響。

那時的我又高又瘦,像個掃帚棍,站在離家不遠的康涅狄格州海邊的一座跳台上。我們正在舉行一場假期跳水比賽,在朋友的鼓勵中,我進入了決賽。

另一名進入決賽的選手,她不但跳水技術相當棒,而且已經 17 歲了,有着維納斯般的標致身材。我注意到,場上所有的掌聲都是送給她的,這不禁讓我惱火起來。當她從水里游上來時,迎接她的是觀眾的口哨聲和歡呼聲,這不只是因為她跳得好。在她面前,我有些自慚形穢,覺得自己不配和她比賽。

這時,就在眾目睽睽之下,我的泳衣上身的關鍵釦子突然崩開了!我沒有請裁判給出一點時間去換泳衣,而是以這個意外為藉口放棄了比賽。我用手捂着胸前的泳衣,雙腳朝下從跳台上跳進了水里,當然也就輸掉了比賽。

我的爸爸正在一條小船上等着我,把我拉上船後,他沒有安慰我什麼,而是說:“羅莎琳,你一定要記住一句話:放棄者絕不會贏,贏者絕不會放棄!”

“放棄者絕不會贏”,此後,在我想證明自己不比身邊的男孩子差時,在我從乾草棚上跳下來摔斷了腿時,我都低聲對自己說着這句話,這句話伴隨着我成長起來。

多年後的一天,我走進了紐約一間小排練室,學習舞蹈課,為在一個音樂喜劇里扮演角色做準備。舞蹈訓練很難,我感覺自己永遠也學不會似的。“這個音樂節奏快,恐怕你的腿太長,跟不上。”教練不耐煩地說。

我氣得滿臉通紅,拿起夾克就要往外走。這時,我突然想起了跳水那一天父親說的話。我把夾克放了回去,站在自己的位置上繼續練習,練到我的雙腳都麻木了,最終掌握了這個舞蹈動作。

在我遇到的麻煩越大的時候,就越是感到爸爸這句話的深刻。

後來我找到一個扮演喜劇角色的機會,按照導演的要求,我以四種不同的角度來試

## 放棄者不會贏

演這個角色。試鏡結束後,我問導演:“我可以演嗎,只一次,以我的方式?”

我曾經一連幾個星期在更衣室的鏡子前以“我的方式”練習過,我不敢肯定自己是否有機會扮演這個角色。後來導演說:“羅莎琳,你演得還真有些感覺。”於是,他讓我在電影《女人們》中扮演西爾維亞,這個角色為我的事業開創了一個全新的時期。

爸爸的這句箴言在我的個人生活中也一直支撐着我。我以前從不知道“病”是什麼滋味,可在我的兒子蘭斯出生後,生病就成了我的常態。在我的健康每況愈下的時候,我老想用酒精和催眠藥來麻醉自己。“放棄有什麼不好?”我問自己,“我應該認命。”

但是我再一次想起了爸爸的那句話,沒有沉淪下去。經過了 4 年的休養,我又回到了正常的、積極的生活中。

後來,我出演過許多多電影。作為肯尼修女基金會的聯合主席,我每周還要抽出一些時間去那里工作。在忙碌中,我忘記了自身的煩惱。和那些我在醫院里幫助過的患有小兒麻痺的孩子相比,我自己的任何麻煩都顯得微不足道。

我始終在心里感謝着爸爸,13 歲那年跳進水里時,是他把我拉了上來。沒有爸爸那句箴言的指引,我不知有多少次會在生活中這片海洋中茫然漂蕩。



### “一把菜刀”的比喻

有人曾倡議道:“電視和武俠小說中有很多打鬥場面,會給兒童和分辨能力低的成人帶來不良的影響,應該限制。”對此,金庸的看法如下:“以前有人攻擊武俠小說,認為小孩看了會模仿,也上山學道去了。我想這個責任不應該由武俠小說來負,一把菜刀可以用來切菜,也可以用來殺人。我寫小說時,只想到小說的讀者,在小說中描述的事在電視中不一定可以演,因為看小說的人至少有閱讀的能力,受過一定的教育。如果電視對觀眾有壞影響,應該由電視負責。因為電視編劇應該考慮到觀眾中有一部分是沒有分辨能力的,打鬥該適可而止。”

### 不動聲色也能雷倒人

金庸有金庸式的幽默,他平時不動聲色的談吐往往會令人忍俊不禁。金庸喜歡駕車,更喜歡跑車。曾有人問他:“你駕跑車超不超車?”金庸答:“當然超車!逢電車,必超車!”聞者無不絕倒。金庸自稱“從未醉過”,很多人以為他酒量過人,而實際情形是他很少喝酒,或喝得很少,那就當然不會醉。他曾對一位女孩子說:“你的美麗增長率最高。”女孩聽後大喜,沉吟片刻忽然醒悟,原來金庸是暗指她小時候長得難看。女兒出嫁沒辦法

一次,中央電視台記者在採訪金庸時問道:“聽說,你把報業看作自己的兒女,現在你把他們賣了,這是不是等於賣了自己的兒女呢?”這是一個兩難問題,無論回答是與不是,都是極不妥當的。面對如此棘手的問題,金庸從從容容答道:“不是賣兒女,是女兒出嫁了。女兒要出嫁,這是沒辦法的事。”

## 金庸:瀟灑從容的人生智慧

### 幸虧是名譽教授

一次,金庸應邀到北京大學演講。一開始,他就對同學們說:“我剛從紹興過來。在紹興的蘭亭,那里的人讓我寫字。我說,這可不行,這是大書法家王羲之寫字的地方,我怎么能寫?而他們不干,非要我寫。於是我就寫了一行‘班門弄斧,蘭亭揮毫’。今天,北大又讓我在這講學,又是一種怎敢當的心情,於是我又寫了一行‘草堂賦詩,北大講學’。我是搞新聞出身的,做新聞的是雜家,跟專攻一學的教授不同。如果讓我做正式教授的話,我是完全沒有資格的。幸虧我當的是你們的名譽教授。”

同樣的要求,不同的拒絕

20 世紀 80 年代初,香港女作家林燕妮、亦舒分別給金庸主編的《明報》寫專欄。每日一篇,很辛苦。轉眼過了一年,到續約的時候,林燕妮跑到金庸那要求漲稿酬,金庸不同意,一本正經地對她說:“你那麼愛花錢,給你再多也全花



光,不給!”過了幾天,亦舒也跑過去要求漲稿費,金庸還是不同意,也是一口回絕:“你那麼節儉,給你再多你也捨不得花,不給!”

### 沒有方向感的老頭兒

2005 年 10 月 1 日,金庸和太太一起離開香港,飛赴英國,開始了劍橋大學的讀博計劃。

為了方便學習、生活,金庸夫婦租了一套住房。與金庸在香港的住所相比,他在劍橋的住所顯得十分簡陋。有趣的是,金庸和太太商量,請了一位意大利廚師解決一日三餐,因此他們能吃到意大利式的“中國菜”。此外,金庸在劍橋的導師每周都會騎着自行車來家里看望他,為他“開小竈”。而在劍橋上學的“金迷”也為他開了歡迎會。

金庸每天斜挎着一個書包,書包中裝着當天上課要用的書和資料。遇到有“金迷”上前請求簽名,他每次都婉言拒絕,並補充一句:“我在散步或者在喝咖啡時,可以給你們簽名。”

剛到劍橋那陣,金庸上下學還曾騎過自行車,不過不久就不騎了,因為金太太擔心校園里穿梭的汽車很容易把他撞倒。後來,金庸便改為開汽車,沒開幾次也放棄了。金庸說自己是個沒有方向感的老頭兒,認不清路。最終他解決上下學的辦法是每天打出租車。

難以改變就坦然接受

金庸認為,生活中有很多負面的事,常常不是人的能力可改變的。既然難以改變,就坦然接受,並且多往好處想,就愉快多了。比如,他的作品被大量盜版,他反而說:“如果沒有那麼多的盜版書,我的書不會有那麼多的讀者。”

謙謙君子語亦謙

王朔的《我看金庸》一文是一篇對金庸小說猛烈攻擊的文章,但金庸對此沒有拍案而起,也沒有竭力爭辯,更沒有反唇相譏,他只是心平氣和地說:“王朔先生的批評,或許要求得太多了些,是我能力所做不到的,限于才力,那是無可奈何的了。”“‘四大俗’之稱,聞之深感慚愧。香港歌星四大天王,成龍先生、瓊瑤女士,我都認識,不意居然與之並列。不稱之為‘四大寇’或‘四大毒’,王朔先生已是筆下留情了。我與王朔先生從未見過面,將來如到北京待一段的時候,希望能通過朋友介紹而和他相識。”

不指責對方言過其實,反承認自己“才力有限”,不責怪對方用語刻薄,反稱讚對方“筆下留情”,且向對方伸出熱情之手,希望與對方交朋友。在這裡,金庸不僅做到了以誠待人,也做到了以禮待人,更做到了以心暖人。金庸此番猶如播種分幣卻收穫了大額鈔票——王朔聞聽此言大受感動,坦言:“比起金庸來,確讓我慚愧。”